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硃批諭旨卷三

詳校官編修臣繆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八百七十三 史部

硃批諭旨卷三

硃批楊名時奏摺

雍正元年二月初二日雲南巡撫臣楊名時謹

奏請

皇上聖安

朕安爾向日在官歷任有聲朕所稔悉自兹益當加勉

莫移初志

雍正元年五月十一日雲南廵撫臣楊名時謹

奏為恭報雲南夏熟收成仰慰

聖心事臣看得雲省一春天氣晴和時有雨澤二麥蠶豆俱各茂盛四月中至五月初旬民間逐漸收割共稱豐稔今正在望雨插秧又屢得甘澍灌注溝塍低平之區栽蒔將遍其高坡山地土脉滋潤亦在以次種植據布政使查報兩迤各府夏熟通計約有九分收成與臣訪聞無異至省城米價每一

京石上米一兩一錢次米一兩五六分其餘各府
米價每石或有一兩之處亦有不及一兩之處理
合據實奏
聞謹
奏
覽所奏雨水米價情形朕懷遥慰往復萬里惟憑一紙
摺奏凡事實陳不宜稍為粉飾也
雍正元年七月初六日雲南巡撫臣楊名時謹

奏為
奏明事竊臣於康熙六十年正月蒙
聖祖仁皇帝實授為雲南巡撫所有一切規禮銀臣一無
收取其銅廠之息銅捐納之羨餘季規羨米及諸
陋弊俱行嚴絶又向来運送兵米折取脚價深為
民害糧道輕齎銀兩一項逐層扣尅更為民累臣
俱嚴加禁革昆明縣向設五塘僉立頭人一應公
事按糧派銀每石至三四兩不等臣盡革頭人按

糧均徭民糧一石止出銀四錢屯糧一石止出銀二錢民咸歡悅各州縣之民聞之共赴臣衙門求為立法均徭臣一一詳為酌定濫派清除自臣及司道以下修理備辦等事悉發現銀毫無派擾所有鹽規銀五萬二千兩除留為恤竈修井銀六千兩外其四萬六千兩臣為供用之需又藩司平規四千兩通省稅規七千兩連鹽規共有五萬餘兩係臣衙門目前所入之數也查銀廠缺課每年約

至二三萬兩管厰之官歲㑹恭追視為畏途臣於

康熙六十年六月内具摺

奏明專委糧道管理以有餘補不足如再有不敷將

督撫衙門舊規埶補全完臣巡撫衙門將所得鹽

規撥補銀厰缺課共一萬五千五百五十餘兩又

捐賠前任督撫運糧倒斃牛馬等項銀一萬五千

兩俱經

題明在案再歷年供應在藏官兵各項軍需賞賚又

賞臣標兵丁及興修水利賑恤災傷等事併囘用

交際一切公私各用皆取此規例銀應辦自抵任

迄今共用銀一十萬兩有零存有底本不敢瀆塵

睿鑒臣有請者若藏兵既撤之後費用簡省懇乞

聖恩將鹽規等項下准留若干兩與臣衙門充用其餘

以供廠務及恤竈修井平糶等公用則公私俱有

所資藉矣再臣標有隨丁糧銀除實丁外每年餘

銀一千五百兩懇乞

聖恩賞留此項以為製造修理旌旗器械之用則邊省軍容益覺整齊矣謹

奏

朕凡遇督撫此等之奏不但從未批示亦且概置不覽取與之際任爾自為但須還朕一是字而已督撫羨餘豈可限以科則拘以繩墨惟視秉心何如耳取所當取而不傷乎廉用所當用而不涉於濫固不可朘削以困民亦不必矯激以沽譽若一切公用犒賞之需至於拮

据窘之殊失封疆之體非朕意也必使兵民温飽官弁豐足督撫司道亦皆饒裕乃朕之所願設此數者有一不然而督撫先已饒裕即朕不加譴責其如
昭昭湛湛何此事全在爾等揆情度理而行之其是與否自難逃朕之鑒照可無煩章奏呶呶也今若欲朕命爾某項當取某項當受則斷無之理爾等責任綦重惟宜同心協力懋勉政治以安地方庶無忝厥職特諭

同日又

奏為欽承

諭旨恭謝

聖恩凜奉遵行事雍正元年五月二十二日驛鹽道李

衛傳

旨朕在藩邸從不與各官交接況巡撫楊名時係漢人

更不曾識面因聞伊聲名好所以信用朕承

聖祖仁皇帝付託之重無時不以地方民生為念雲南離

京遥遠伊不過耳聞不能深知爾到雲省下旨與督

撫凡地方應行應辦於民有益之事應奏即奏不必
疑懼朕不憚煩勞欽此臣跪聆之下望
闕瞻
天不勝欣躍伏念臣一介愚陋荷蒙
聖祖仁皇帝恩擢雲撫
高天戴德追慕何窮欣逢我
皇上至仁純孝遠邁百王
濬哲文思直追二帝

臨御數月以来政事之美傳播中外實有稱述所不能
盡者臣身任封疆兢兢職守惟恐才識不逮措置
失宜乃蒙
天語褒勉感愧交集臣謹披陳愚陋伏乞
睿裁雲省漢夷雜處之區吏治難全以内地之法繩之
察可留者而留之庶乎其可若恐為夷人蔑視之故而
弟時加申飭各有司令與民相安而已偶有與土
姑容不肖之員不亦棄本而逐末乎賢愚莫辨貪庸混
官不睦致生告訐者臣必再三察訪恐輕易參劾
淆令夷人非毁竊笑久之至於積忿生釁是乃大傷體
長夷人蔑視官長之心有傷大體愚臣所見未知

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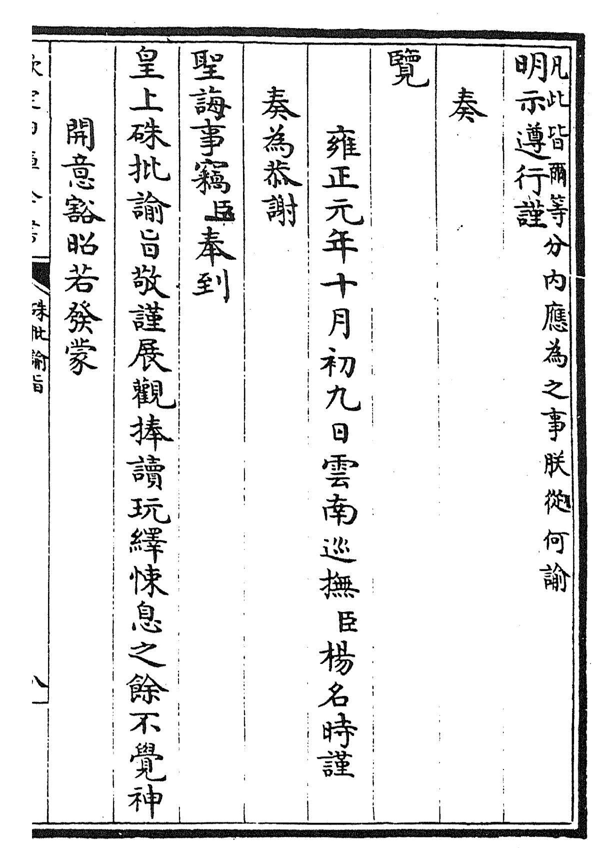
有當否也州縣虧空莫如不行參革而欲令補苴不過仍設法剝民耳

聖諭限三年完補之法為善若一經參革多歸無著州縣供應大兵及備辦軍需多有那借庫帑及鹽課

可原諒者自應原諒者不得不為原諒況雲南鹽項錢糧從前虧缺已久輾轉交代經過數官若專責之現任之員情理未安查歷来既收規例仍令各竈户加煎餘鹽反致正鹽有鈌將此加煎之鹽散派於烟户壓令領受追比正鹽反致壅滯臣到任後禁止加煎以恤

竈禁止壓派以恤民竈户小民困始漸甦將餘滷所出之鹽查州縣虧欠鹽課之多者令其照額鹽薪本發給竈户收買行銷所得羨餘以之彌補舊欠自此從前所欠鹽課可就完楚至一應虧空錢糧按時漸補各官皆有自新之路再嚴諭司道府有志自新者固所當寬其下愚不移者亦宜条處數員以示懲戒不時稽察以防漏卮似亦清理積逋可行之法也如果臣言可採懇祈

皇上睿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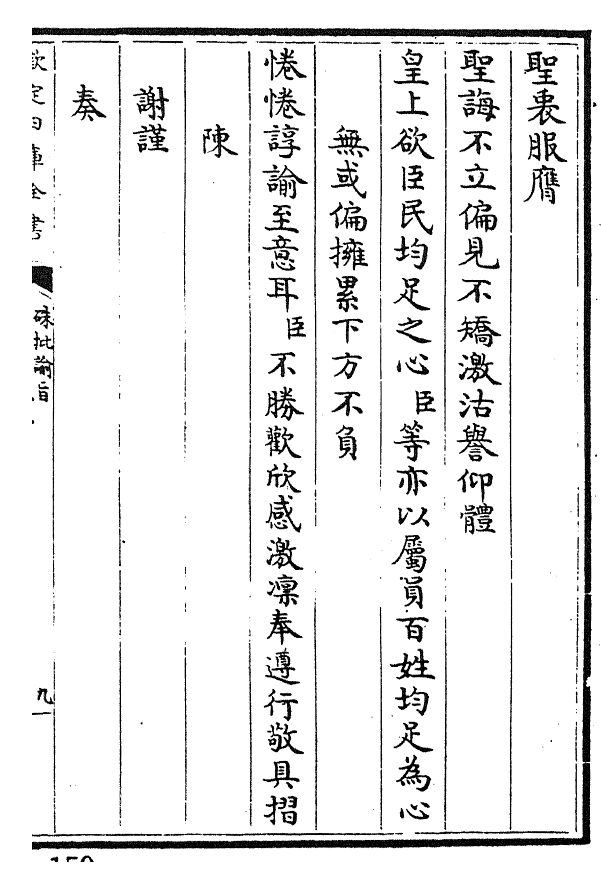
凡此皆爾等分內應為之事朕從何諭
明示遵行謹
奏
覽
雍正元年十月初九日雲南巡撫臣楊名時謹
奏為恭謝
聖誨事竊臣奉到
皇上硃批諭旨敬謹展觀捧讀玩繹怵息之餘不覺神
開意豁昭若發蒙

聖心公溥

皇言正大爰窺

睿學淵深臣伏見唐虞洙泗以中字傳心以過不及為戒帝王聖人諄諄訓迪只求一是字先儒云好名與好利雖有清濁之不同其為私心一也有分辨不苟取謂之廉非以不取為廉

皇上之諭無非經書中精義至教洵臣下可永遵而無弊者也臣等任封疆者必仰體



聖衷服膺

聖誨不立偏見不矯激沽譽仰體

皇上欲臣民均足之心臣等亦以屬員百姓均足為心

無或偏擁累下方不負

惓惓諄諭至意耳臣不勝歡欣感激凜奉遵行敬具摺

陳

謝謹

奏

朕前諭爾之意謂廉且不可為而況貪乎事事惟公平真實是務內外上下毫無隅閡偏枯則和氣盈溢於兩間寧猶慮天下不治平蒸民不樂業耶我君臣當共勉之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六日雲南廵撫臣楊名時謹

奏為

奏明事竊臣看得廣南府知府蔡起俊奉

旨陞授湖廣按察使因其知府任內交代遲延未得即

赴新任入秋後又報在省患病今據藩司毛文銓詳稱病已痊愈廣南府知府交代已清請示給憑等因到臣臣查蔡起俊護理驛鹽道任內有情願認賠銀二萬八千餘兩限於雍正二年十月全完經臣奏明蒙

聖恩允准在案今廣南之交盤既清且係奉

旨超陞之員臬司關係緊要臣謹

奏明一面令藩司即給憑令其赴任伏乞

睿鑒謹

奏

知道了蔡起俊若非進藏曾効微勞豈能邀朕如此優容遇便寄字勸伊改過自新勉圖上進若仍循故轍禍不旋踵也

雍正二年二月初四日雲南巡撫臣楊名時謹

奏雍正元年十月初九日臣具摺恭謝

聖誨蒙

賜硃批諭旨臣跪誦
天語開示明切無隔閡則不蔽於近不囿於偏虞帝之
明目達聰不是過矣務真實則上以誠感下以誠
應周文之迪知忱恂不是過矣風動太和之治行
可復覩我
皇上以上智之資猶不忘自勉臣中材下士雖竭蹷供
職日懼隕越敢不率循
至教黽勉朝夕以自効於明良極盛之時惟有載賡豈

弟作人之革冀得與於髦髦斯士之列耳臣不勝

欣悚之至謹

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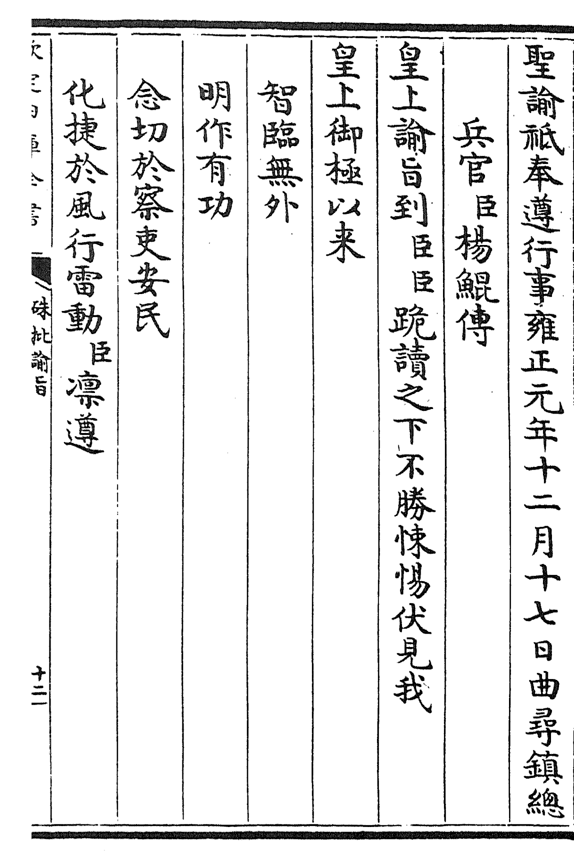
欣可也悚何為朕於修齊治平之術良多遺闕爾等岳

牧諸臣若肯直言進諫以匡不逮實朕所樂聞而嘉納

者也

同日又

奏為恭承



聖諭祇奉遵行事雍正元年十二月十七日曲尋鎮總
兵官臣楊鯤傳
皇上諭旨到臣臣跪讀之下不勝悚惕伏見我
皇上御極以来
智臨無外
明作有功
念切於察吏安民
化捷於風行雷動臣凛遵

至意與督臣高其倬嚴飭屬員清釐一切其不知改悔者節經

題參在案今再查應參者即行參處俾吏治益就肅清再土豪光棍深為民害臣現會同督臣加意訪查嚴行拏究以靖地方再新平縣元江府界有土目方景明等與施和尚等讐殺聚集猓衆擾及村寨官兵攻捕方景明等見勢窮蹙與後生猓玀三百餘人束手投服於去臘解至省城看守候勘至

靖盜安民為第一要務毋少懈忽
此外若有野賊肆橫臣等謹遵
若必自能射而後訓兵則綸巾羽扇不垂美於史冊矣
諭旨嚴拏究處再臣標兩營兵丁操演定有常期臣於
孔毓珣亦不能射天下撫標營伍之整齊無出其右者
辦事有暇親看射箭打鎗臣不能自射但看架式
豈因已之不能而遂置武備於不講歟
之好醜力量之大小以定高下去取欣逢
將弁士卒全賴爾等之勸勉鼓舞也
皇上整飭戎行自遊守以至末弁莫不爭相策勵以期
自効臣本庸材忝受
聖祖仁皇帝暨我
皇上殊恩無以報稱於辦理兵民事務不敢不勤令奉

聖諭臣當益加振飭訓練俾將弁士卒倍相奮勵以壯

邊境聲威緣

聖心惓惓於吏治民生弭盜練兵諸務臣謹將目下遵

行事理據實陳

奏伏乞

睿鑒臣無任惶悚之至謹

奏

所奏諸務惟宜實力奉行莫謂朕之耳目遠而弗屆也

勉之

同日又

奏臣查得雍正元年雲南通省秋收豐稔即有一二稍薄處亦不下六七分收成細問各處麥苗俱好入春以後米價不為高昂間有稍貴至一兩有零之處省城自臘月屢有雨雪霑潤正月復連得小雨麥苗甚茂蠶豆早者已結實可食市中上米價約一兩一錢次米價約一兩民間氣象甚好理合

奏

聞謹

奏

閱奏深慰朕懷畿内以及近省地方蒙

上蒼祚祐比皆雨暘時若朕曷勝欣幸之至

同日又

奏竊臣於雍正元年十一月初六日

奏明蔡起俊領憑赴湖廣臬司新任令齎揩人回欽

奏

皇上硃批臣捧讀之下仰見我

皇上功過不掩勸懲備至臣隨欽遵寄字敬録

諭旨傳知諄切勸戒勉其自省懲尤惕然改悔奮力做

一好官無負

皇上格外生成至意所有

硃批恭繳謹

奏

近日觀人不貳過者少下愚不移者多蔡起俊謂非幹員不可然其操行朕實未之信也今伊提刑湖廣雖不係汝屬員但汝曾經保奏則非風馬牛之可比理應再三勸勉更當留心採訪伊倘怙終不悛辜負朕恩即實奏以聞不可為之容隱

同日又






奏為欽奉

密諭事竊臣進摺人田捧到

諭旨三道一為社倉利益民生及保甲當行責成一為盜案改强為竊及諱盜誣良等弊一為供應煩擾不得濫行餽送京差以滋糜費以上各條仰見皇上愛養民生培植風俗之盛心至為詳盡周密臣等凛遵

諭旨敢不日夜在心循循料理以期上副聖懷緣係各督撫應行事件臣恭奉

諭旨敬謹安設時刻觸目籌維不敢遽繳理合聲明伏

乞

睿鑒臣謹

奏

照所請留閱可也此通行督撫之諭爾等分閫宣猷風土各異要當審習俗順民情因地制宜酌其緩急次第舉行設有牽制難行處抑或行而無益即據實奏覆毋得陽奉陰違更毋因朕諭而膠固迎合以貽天下後世笑也勉之

雍正二年五月二十八日雲南廵撫臣楊名時謹

奏為奏

聞事本年閏四月十六日奉到

硃批諭旨畿内以及近省地方比皆雨暘時若臣捧讀

之下不勝歡躍良由我

皇上念切民依默契

天心所致自此永召豐和於萬國也雲南去歲有秋今年

夏熟收成有七八分四月閏四月插蒔之時早得

甘雨兩遍俱遍歷年高燥難以栽植之處無不盡
行播種五月下旬臣出郊循行阡陌見禾苗或茂
色極青葱轉盼秋成可望滿收旬日之前雨覺稍
多近海最窪之灘有被水淹及者約千餘畝連日
来天氣晴霽漸已涸出尚可無傷米價比春間少
為平減因雨足苗肥故也臣謹
奏
據奏雨足苗肥盈寧可望實慰朕念

雍正二年九月初六日雲南巡撫臣楊名時謹

奏為恭報秋成豐稔民生樂業仰慰

聖懷事臣查雲省自夏入秋雨澤甚多兩迤各郡高原坡阪栽種俱遍昆明縣近海窪田被淹約及千畝七月朔日河水暴漲衝塌闔厢民房五十餘間小板橋舊門溪等村水衝堤埂漫淹田禾四百餘畝

但當據實不必稍諱

衝塌民房數百間半日水退不至成災其被水衝田屋之民即發錢穀賑助咸令得所省城米價上

米每石一兩一錢次米九錢餘為年來最平之價
迤西唯定邊縣及鄧川州二處有傍山之民房田
畝山水陡下衝坍各一二處該州縣隨已賑助訖
臣詳細訪問兩迤之各府州縣秋收八九十分者
甚多七分者不過數處總計通省竟可算十分年
曷勝欣慰景仰荷
聖德如天
恩周邊徼感和召祥民登袵席臣惟有秉此豐收之際

甚是

諄飭官民加謹葢藏亟事儲蓄凜遵
聖諭講求社倉之法務在行之有必如此方為至當不易利無弊至如設立保
甲均平丁差等事總期絕惟期言行相符無紛擾不事緣飾虛名
爾等科甲出身者能不袒護紳衿以邀虛譽益見大公無私
俾民實受其益再邊方士子習氣卑下往往以包
攬把持為事與劣紳蠹役相為合影騙累小民臣
嚴飭有司力除一切積弊令學臣蔡嵩盡心衡文
教士約束勸誘寬嚴此四字亟宜勉伊力行互施使各漸知守法學校肅
而民俗亦日就醇我
大抵人咸以寬為善而不知寬之弊咸以嚴為害而不

知嚴之益若私恩小惠尤無濟於事也
皇上慎簡學使誠移風易俗之要道也謹將雲省近日
情形繕摺奏
聞謹
奏
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此誠聖人千古不易之名言也因爾寬嚴互施之語故再及之
雍正三年七月十三日雲南巡撫臣楊名時謹

奏請

皇上聖安

朕安令欲擢用爾為總督當勉盡厥職以副朕委任之

意

雍正四年四月二十日兵部尚書雲貴總督仍管

雲南巡撫事臣楊名時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竊臣於雍正三年十二月初二日具疏籲懇

聖慈鑒宥前愆仍准摺奏竦息待

命夙夜靡寧雍正四年三月二十九日接准部咨内開

二月初九日奉

旨楊名時既知過失懇切奏請仍准摺奏該部知道欽

此臣捧讀之下隨望

闕叩頭謝

恩伏念臣才疎識謭愆咎多端仰荷我

皇上寬宥矜全且復叠沛

隆施迴逾常格捫躬愧赧不知所報茲蒙
恩命准臣摺奏俾臣得於應行密陳之事恭請
指示凛奉遵循臣服念
聖慈唯有益加敬謹小心知非補過殫竭微忱以期副
君父造就裁成之
德意耳為此繕摺謹
奏
前因人有萋斐之言偶失於舒究耳今既辨白何罪之

有朕一時之誤從不文飾以自恕朕之素性如此不以過為疚而以不能改為疚往事當釋然於中不必絲毫介意鄂爾泰深知朕心到滇之日爾其詢之

同日又

奏該臣查得滇省春杪夏初連得雨澤四月中旬雨尤均遍霑足各郡豆麥雖未全報收成分數然詳加訪問大約可望七八分至五月初皆可登場迤東之臨安元江開化等府迤西之永昌蒙化景東

等府天時本暖又得旱雨秧苗已多栽插去年因秋雨過多秋熟祗及七分是以大理楚雄臨安開化等郡兵多之處米價俱比往年稍貴省城兵民所聚價值頗昂每一京石約一兩三四錢餘臣等令各處將倉米減價糶賣俟秋冬買補還倉目前之價可不至日昂矣至於水利堤防各已依時濬築報竣奸棍刁徒嚴飭稽察鹽法廠務隨宜酌濟總以不擾民勤察吏不事塗飾期有實濟為務管

總督事撫臣鄂爾泰到任將已三月於吏治邊情

悉心整飭辦理臣因在滇日久每晤面時以平日

所知所見隨事逐為論説撫臣鄂爾泰係肯刻苦

有見解之人亦咨謀詳慎務期於事情妥協臣等

二人俱各凛遵

皇上兩省地方緊要著和衷同商辦理之

諭旨實心任職虛心受言平心察理小心防弊庶幾相

濟相資於政治民生均有裨益上副

聖主厪念邊方

訓迪臣工至意謹

奏

汝二人皆公清自矢之臣自必同道相濟有水乳之合

朕覽奏深為嘉悅鄂爾泰乃斯時封疆大吏中卓異之

品互相推誠砥礪共敷治理可也

雍正四年六月初九日兵部尚書雲貴總督仍管

雲南巡撫事臣楊名時謹

奏為冒陳鄙見仰祈
聖明垂鑒事竊臣在滇於今五載有餘與督臣高其倬
共事三年有餘臣服其公勤清慎沖雅不伐自愧
不及其綜理之才今管總督事撫臣鄂爾泰到任
將及五月臣見其安心喫苦竭力辦事咨訪籌度
慎密周詳皆有重始善終之慮斯二臣者其善人
君子之倫乎與之處者內有以檢飭身心外有以
諏謀政事交資互益德可進而業可修臣於仕途

中僅見其人輙不禁攄陳胸臆於

君父之前藩司常德壽臬司江芑等俱和衷師濟雍雍

肅肅氣象甚嘉伏惟

聖鑒謹

奏

鄂爾泰髙其倬之才之守不待爾奏朕知之久矣諸王

大臣中朕所深許者怡親王鄂爾泰髙其倬三人也卿

等克傚此三人居心行政方不負朕信任之重常德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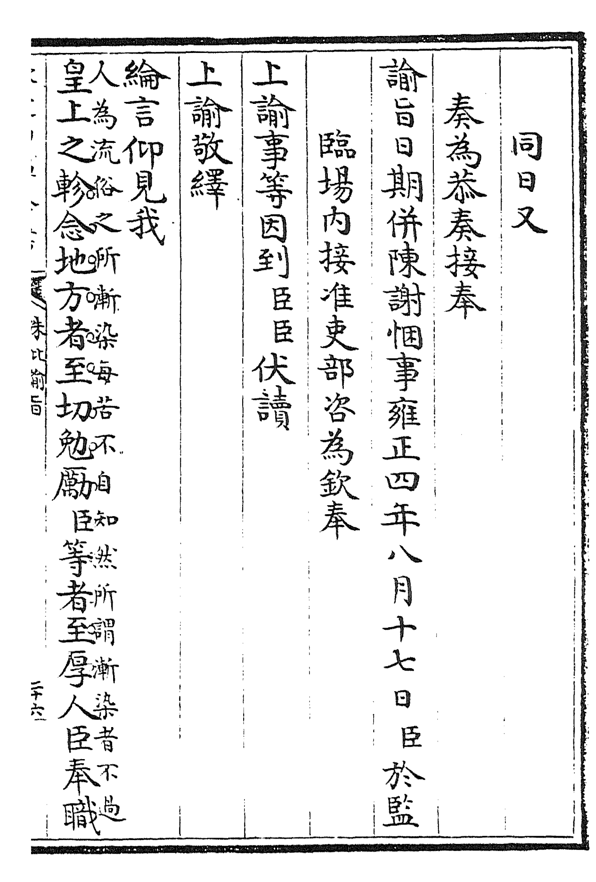
以滿洲人材而論可謂庸中佼佼者江苣中材耳不失為老成人

雍正四年九月初四日兵部尚書雲貴總督仍管雲南巡撫事臣楊名時謹

奏為恭報雨暘時若秋成豐稔事臣查雲南入七八月以來雨澤調均自省城至兩迤各府俱各相同偶有一二當山水之衝龍陣冰雹所過及生秋蟲或傷一段或數村少者數畝數十畝多者一二百

卹當經該州縣一面詳報一面即動倉穀逐戶賑
恤不致失所又滇中民夷多食蕎者今年之蕎大
勝去歲民間最得其接濟之益是以目下米價比
前漸次平減中秋後復溥霑雨澤秋分後亦晴雨
得宜晚稻蕎麥咸得滋潤時和物遂婦子恬熙目
前刈割過半各處收成九分十分者居十之八此
外唯楚雄姚安二府屬稍次於他處然亦有八分
收成俟場功陸續告竣臣等識諭各該有司勸民

加謹葢藏急公清課並飭有司買備倉儲以裕軍
糈民食仰副
皇上廑念邊方痌瘝懷保至意謹
奏
雲省有卿等居綱紀之任正己率屬以敷布德化自必
感召
天和捷如桴鼓朕殊為滇民欣慶之至儲蓄乃第一要務
在邊境尤當加意講求朕願觀成效焉



同日又

奏為恭奏接奉

諭旨日期併陳謝悃事雍正四年八月十七日 臣 於監

臨場內接准吏部咨為欽奉

上諭事等因到 臣 臣 伏讀

上諭敬繹

綸言仰見我

人為流俗之所漸染每若不自知然所謂漸染者不過

皇上之軫念地方者至切勉勵臣等者至厚人臣奉職

沽名
染而
救藥
聖人
皇上
所惡
何止
之稱
愿更

矯廉之習其病本輕而可治無如身既為流俗所
而事於苟且塗飾違道干譽既傷一已之心術人
反泥古自信認古之非者為是則病入膏肓難以
品也且敢一時之風氣習尚雖居鄉邑猶為匪流況

可醜顏列位聖人所為痛惡鄉愿而我
之心量豈庸常所易窺見朕亦不敢言惡聖人之
所以深憂臣下漸染此風也謹按聖賢之所惡非
但知鄉愿之當深惡耳
一而於惡鄉愿尤甚於
書賢者之所惡而不備
許為智直之流以其皆
人之惡下之訕上果敢
斥絕倍嚴人臣苟不知
為深巧斥絕信嚴也當
人之門身不可容於

倖與利口無禮不遜及徼
書聖人之所惡朕代為補
屬詐偽而鄉愿更為深巧
而窒總不如汝一句而鄉
切戒乎此足不可立於聖
切戒之
朕已悉汝所

識所指之人然而無庸也即此恐不免脇於佞與利口

聖人之世臣自今以往唯有切省不遑內則整肅身心

無禮不遜微訐為智直矣鄉愿之跡尚未知能除與否

外則釐飭政事期無蹈於悠忽因循以無負

又奚可自蹈此等從尤一切姑聽朕之訓示反躬內省

訓迪惓惓至意耳伏思人之精神不儆覺則就頹惰致

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不必簧鼓唇吻掉弄機鋒也朕令

治之道不持平則虞偏勝我

不汝責者恕汝從未經召對若面朕之後保汝自不為

皇上是以諄切再三加意於振作人心平均政體要皆

此等文章矣

朕生平得力處即持平二字又在不

從

敢為天下先一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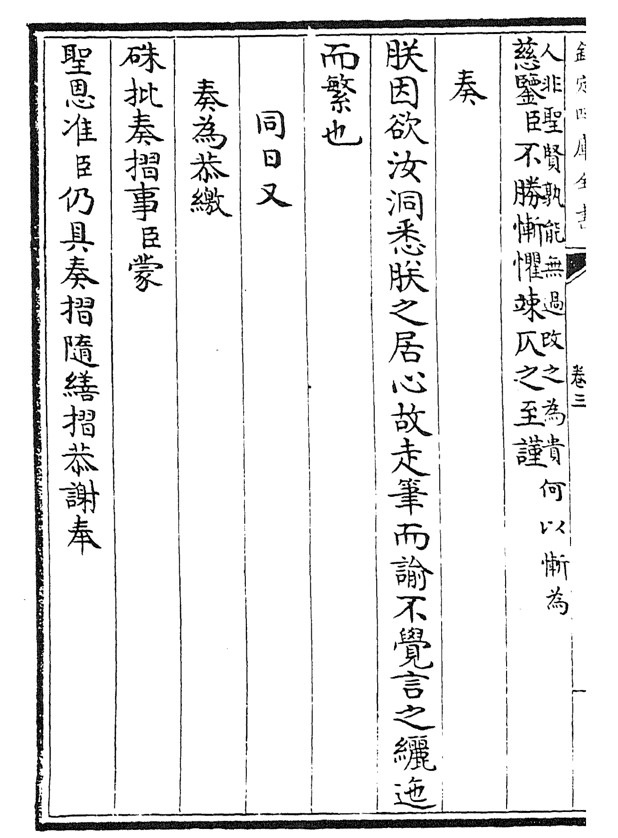
既知從至仁中流出復何云不

至仁中流露愚臣蠡測未足以窺萬一謹繕摺

能窺測於萬一

即

奏謝伏乞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改之為貴何以慚為

慈鑒臣不勝慚懼竦仄之至謹

奏

朕因欲汝洞悉朕之居心故走筆而諭不覺言之纚迤而繁也

同日又

奏為恭繳

硃批奏摺事臣蒙

聖恩准臣仍具奏摺隨繕摺恭謝奉

硃批開諭仰見
聖度如天明並日月稽之典籍自堯舜禹湯文武而下
未多見也凡在
天光離照之内者雖蒙被瑕垢不待湔濯而皎然完白
益得勉為全人臣敢不殫竭愚衷以期仰酬
至德勉副
至教又臣另摺
奏撫臣鄂爾泰為人肯刻苦有見解與臣和衷辦理

等情蒙

硃批以　臣等二人皆公清自矢宜互相推誠砥礪臣伏
觀　卿誠實此語似由中而發朕深嘉之
讀之下不勝慚悚益切感奮又　臣於六月奏高其
倬鄂爾泰為仕途僅見斯乃確論　臣深受裨益蒙

硃批勉　臣效怡親王鄂爾泰高其倬三人居心行政臣
不越聖賢矩誨殊不易言他日晤卿將矩誨要領面相
凜自循省雖平日刻加防檢惟恐違越聖賢矩誨
剖析聖賢之意亦何嘗隱晦難明然朕雖云窺見一二
羞對
不過較尋章摘句之腐儒稍近耳又寧敢以聖賢自居
君父而才質庸迂不敏辨事自覺有踈緩處力勉於勤

即至聖尚云聖則吾不能世豈有自許聖賢之聖賢也
以補拙之語茲遵
耶姑止勿更言若再深論縱辯理俱勝亦近於佞與利
訓諭惟有改已之短效人之長期為
口之嫌矣然朕不敢為天下先
聖世成材庶不負我
皇上惓惓至意耳所有
硃批四摺理合恭繳臣謹
奏
凡理勝於辭謂之忠辭勝於理謂之佞宣聖惡佞之言
葢緣季路口給禦人之失而發後世俗儒至理屈辭窮

箝口結舌而或以佞詆人以不佞自解不特昧已之良抑且離經叛道為名教罪人誠不可與論洙泗之學也且尼山又云君子不以人廢言詎因已之理屈遂併人言而棄之可乎覽卿此奏思及前諭故引而伸之朕豈好辯哉乃不得已也指迷之論卿當熟讀以增識見古有君臣契合而虛懷論道者往復駁詰必求合乎至當而後已朕每於史冊中睹其流風餘韻不禁為之嚮慕焉今我君臣萬里談心寧非人間樂事乎

雍正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吏部尚書以總督管理

雲南巡撫事務臣楊名時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臣倚門齎摺承差回滇捧到

皇上賜臣

御書覲徵十思疏一卷臣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祇領盥手捧擎欽容瞻矚仰見

龍文璀璨

鳳藻騫騰

揮毫煥雲漢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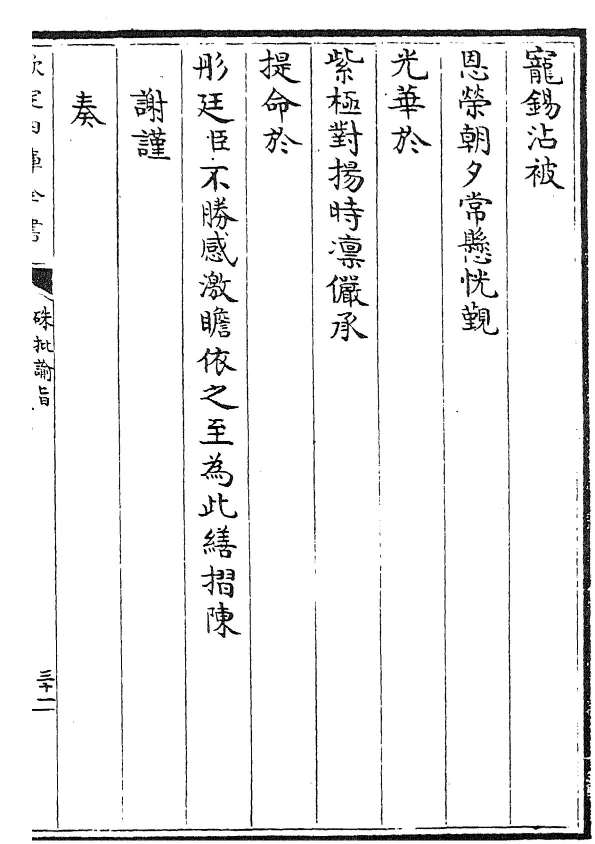
振腕挾風雷之勢神隨機運法與心融於遊藝而揭

箴銘

睿思宏遠因選言而垂法戒

宸翰昭回唯

天縱乃兼擅乎多能抑好學斯倍臻乎神妙臣叨蒙



寵錫沾被
恩榮朝夕常懸恍覲
光華於
紫極對揚時凛儼承
提命於
彤廷臣不勝感激瞻依之至為此繕摺陳
謝謹
奏

觀爾於講論文字之章奏便覺精神煥發殊不思吏治乃一篇眞文章也若徒務紙上空言而於致君澤民毫無實濟聖門之所謂學豈若是歟失之毫釐謬以千里不可不審也

同日又

奏為恭報地方情形事臣查滇南於冬至前數日省城得雪半寸許各州縣報得雪二三寸不等可卜来年豐稔蟲不為災前蒙

硃批諭旨蓄積乃第一要務在邊境尤當加意講求欽此臣飭各官趁此豐收發價平買米穀務令倉儲

充實仰慰

實力奉行方期成效積德作孽惟在誠與偽之間當察識而擴充之也

皇上軫念邊方至意又原駐察木多鶴麗鎮總兵臣張耀祖據報撤師回滇臣委官整備船隻及沿途供

應糗糧併齎解銀兩俾均沾

士卒久勞塞外今得歸休覽奏曷勝欣悅

皇上犒賚宏仁歡欣凱旋臣謹

奏

覽

雍正五年正月二十五日吏部尚書以總督管理

雲南巡撫事務臣楊名時謹

奏為稟奉

嚴綸瀝陳下悃事臣接准部咨内開内閣交出戶部議

覆臣為滇省未完鹽課一本奉有

諭旨臣伏讀之下慚惶悚懼寢處靡寧伏念臣才識譾

劣遇事每多不諳茲因清查鹽課具本緣此項欠

課經前督臣高其倬於查參事案內審明摺
奏於雍正二年十月內咨行在案追承追鹽課二年
限屆該司道查案詳題臣一時冒昧惟恐有干朦
心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此之謂也
朧混奏之愆將
容批諭旨遂爾照案載入本中此實臣迷謬所致非敢
有別情也今臣恭繹
似此等微文隱刺寓春秋之意於朕前詎人臣有諫無
綸言凡摺奏經批示發回者不過據一已之見即便批
訓之義乎
發仰見

聖衷至虛至公不執成見臣淺陋不能窺測抱愧實深
辜負兩朝高厚神明早鑒知矣積歲云者汝意為平常
至臣積歲以來受
事故作此口頭語耳
恩逾分日懷惴慄叩乞
癉惡別愚國家自有定憲懲處二字朕亦不能私擅豈
皇上嚴賜懲處俾臣心得以稍安自此益加奮勵力蓋
爾所得求請者殊為玩視
前愆庶有以仰報
高深於萬一也臣謹
奏
覽

雍正五年閏三月初八日吏部尚書以總督管理雲南廵撫事務臣楊名時謹
奏為欽奉
上諭事臣准吏部咨開奉
旨雲南廵撫員缺著湖南布政使朱綱補授朱綱到任後楊名時起身來京欽此咨移到臣臣聞
命之下不勝欣躍望
闕叩頭謝

恩竊臣忝任封疆去京萬里我
皇上御極之初恭疏陳請入
覲未蒙
俞允今年十月
萬壽聖節恭遇
朕以涼德踐阼未久有何深仁厚澤被及斯民而泰然
齊天大慶臣欣忭情殷冀隨侍從班末共効嵩呼正擬
受天下臣工之慶賀即爾等諸臣若毫無愛敬之誠徒
繕摺懇籲
為虛文套語以相稱頌朕唯哂之而已實不入目
聖慈准臣詣

闕行禮令欽奉

諭旨令臣俟新任撫臣朱綱到任後來京臣計瞻

天之期伊邇喜戀

此時方云上緊料理則向日之怠忽不言可知矣身任

主微誠從茲得遂一面將臣任內應行事宜上緊料理

封疆之寄年來所為何事而於交代卸事時始催造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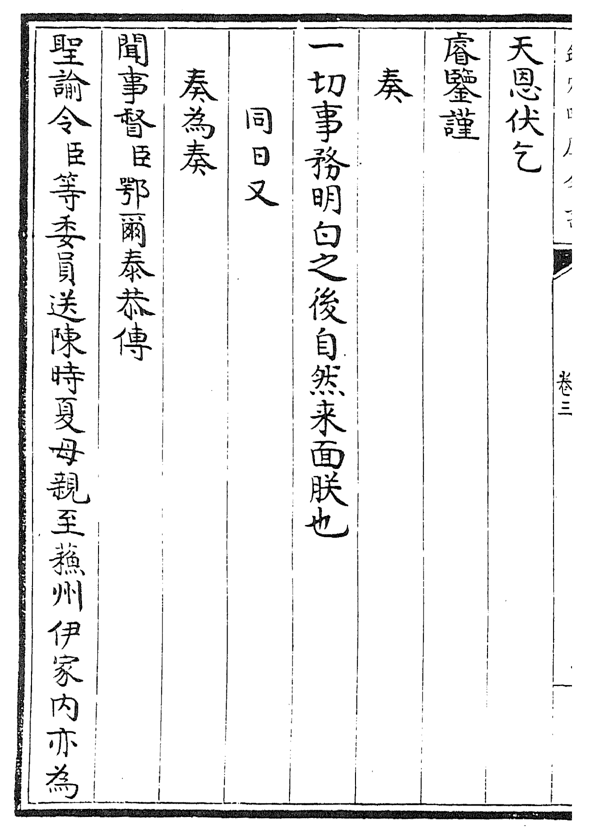
催造奏銷軍需冊卷併稽查倉庫錢糧以俟交代

查紛紜未已豈不大可胡盧耶

臣翹首

五雲近

光志切謹繕摺恭謝



天恩伏乞

睿鑒謹

奏

一切事務明白之後自然来面朕也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督臣鄂爾泰恭傳

聖諭令臣等委員送陳時夏母親至蘇州伊家内亦為

之照料妥協無令其母縈念又

諭起身日期一聽其母之便在路隨意歇息行走不必

因乘驛定限欽此仰見我

皇上曲體臣下將母之情愛護安全備極周至

聖主教孝作忠肫摯若此為臣子者當何以酬答

高深臣等謹已資送盤纏照管啟行之事於三月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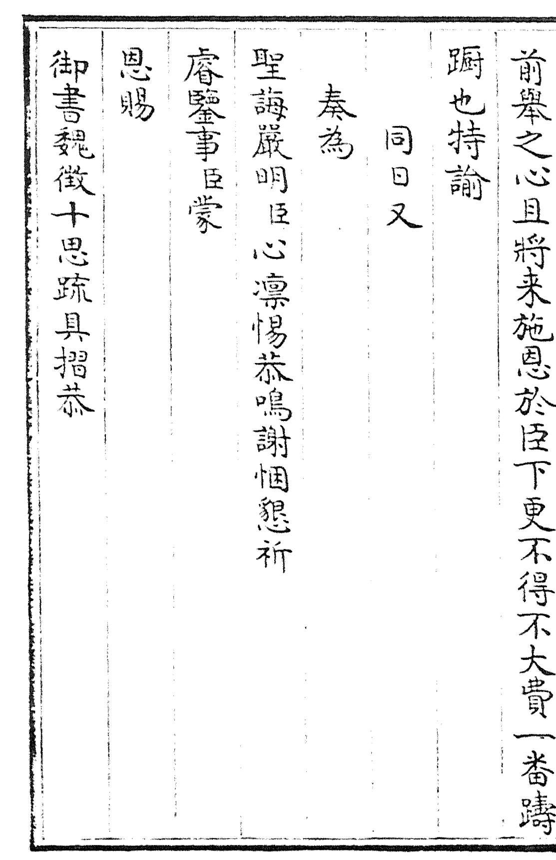
日陳時夏母親已自省城登程赴蘇州差委昆明

縣縣丞張浩同陳時夏之子陳萬里一路小心照

料務俾高年適意陳時夏之母叨沐
殊恩洵屬人生希有之遇縉紳莫不羨榮緣遵
旨辦理事件理合奏
聞謹
奏
朕加恩於陳時夏之母不過推屋烏之愛耳初未嘗思
及縉紳盡羨以為奇榮也若因賞一人咸以為榮而懷
感則罰一人必咸以為辱而懷怨此即黨比惡習朕正

欲力行滌除爾乃宿學舊臣何亦出此鄙陋之言耶朕於一切事惟以真誠接對天下臣民胸中從不少存絲毫沽名避謗之心

上蒼可鑒朕既擢用陳時夏欲其宣力以報朝廷自不忍令伊垂白之母睽違數千里外兩相懸切前據陳時夏面奏願迎養任所朕准其請又豈忍令八旬老嫗間關跋涉不獲安全是以諭爾等周旋照顧此朕之本意令閱汝奏生出無限文章殊為畫蛇添足翻使朕有遺憾



前舉之心且將來施恩於臣下更不得不大費一番躊躕也特諭

同日又

奏為

聖誨嚴明臣心凛惕恭鳴謝悃懇祈

睿鑒事臣蒙

恩賜

御書魏徵十思疏具摺恭

謝臣家人於三月十五日齎捧田滇欽奉

硃批跪讀之下心骨俱悚恍如面對

天顔親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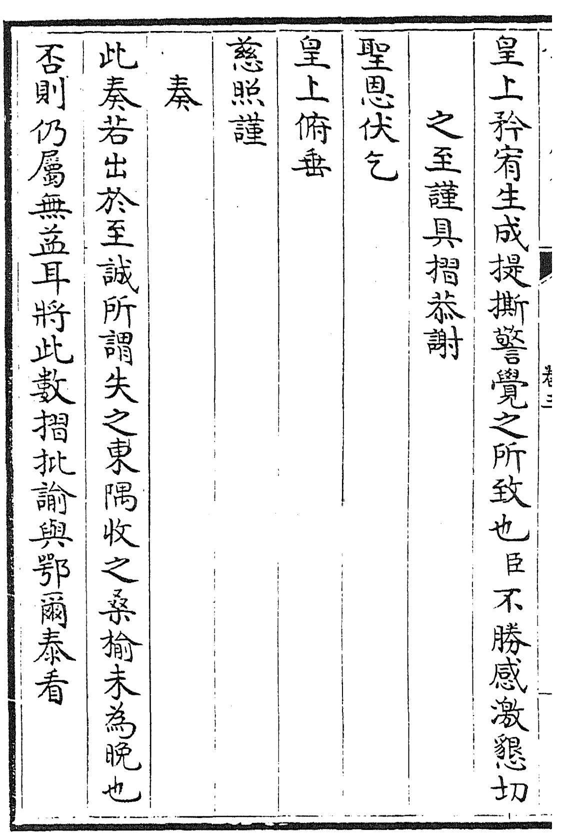
誡飭言言痛切字字深警雖晨鐘醒寐道鐸發蒙未足

為喻也自此於致君澤民之道務期勤求熟講雖

庸材下質不足與於

聖學高深而服膺

至教之餘漸知向往獲免罪戾莫非我



皇上矜宥生成提撕警覺之所致也臣不勝感激懇切之至謹具摺恭謝

聖恩伏乞

皇上俯垂

慈照謹

奏

此奏若出於至誠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未為晚也否則仍屬無益耳將此數摺批諭與鄂爾泰看

雍正五年閏三月二十一日吏部尚書以總督管

理雲南廵撫事務臣楊名時謹

奏為凜奉

嚴綸臣心警惕恭陳忱悃仰祈

睿慈垂鑒事竊臣因滇省未完鹽課照前督臣高其倬

咨開

硃批原案具

題奉

旨交部嚴察議奏臣准到部咨隨繕摺陳
奏聞三月十五日臣標齎摺把總回滇臣啟匣敬讀
硃批訓諭嚴切臣不勝悚惶慚懼伏念臣一介庸迂蒙
聖祖仁皇帝由詞林歷擢至滇撫抵任二載恭遇我
皇上龍飛御極蒙
恩久任復躐陟夏卿銓部仍令管理封疆
以四載為久任爾意不過謂朕用人輕於去留耳於他人輕為去留於詐偽不實之揚名時獨姑容至今是誠
寵賚便蕃
朕之過也
恩施優渥罕有倫比臣昂首

雲霄捫衷自省雖捐糜頂踵詎能酬報萬一唯有矢公

竭誠兢業黽遑仰體

聖上愛恤兵民之心期宣科甲何事

聖朝懷保綏和之化苐才具短拙一切政治雖已見所朋庇何政朋黨掣肘故耳無非私意填胸及每有不能辨理敏速籌慮周詳之處自憾力不非力不從心乃心不用力從心不足以稱副重職上則愧對如爾此語則誤用之咎歸之君上矣豈臣子所忍言者至人下且莫酬夙志幽獨耿耿有不敢自諱飾於

君父之前者我

惟慚不能早為洞徹耳
皇上聰明睿智無微不徹臣之心術行事總不能稍逭
於
當陽之
離照也伏惟
聖諭嚴明諄切無非
矜全覺悟之至意臣雖昆蟲草木亦當聞雷聲而啟蟄
感春氣而萌芽寧忍自外人倫甘心暴棄為
聖世廢材自茲以往祗有痛自刻勵以求無負我

皇上不倦之教思
生成之大德已爾臣不勝懇切依戀之至恭繕摺陳
謝伏乞
睿鑒謹
奏
非朕樂為苛細也因爾等之春秋每於字句中寓褒貶
之義朕故於爾之章奏留意剖析而不少畧焉若因鑒
照精嚴不得逞其伎倆遂生怨尤則悖逆之罪更不可

逭矣

雍正五年六月十七日署理雲南廵撫臣楊名時

謹

奏為恭報夏熟收成豐稔秧苗栽插普遍仰慰

聖懷事臣查滇省兩廸諸郡春夏以来晴雨調和豆麥

俱獲豐收雖分數畧有參差大約不出八分九分

亦有滿收之處又據各府報稱四五月甘霖屢沛

禾苗早得栽插髙原坡阪處處都遍秋成豐穰可

期山地所種之蕎麥時得雨潤自六月杪以至七月漸次收割登場民間可賴其先時接濟臣等郊行勸農見田家欣欣力作父老村童觸目皆熙恬

類此之舉實可沽名是汝優為之事

朕不務名百姓不識不知不亦宜乎朕惟於敬

天法

祖景象咸相忘於

帝力何有中矣我

皇上念切蒼生邊陲萬里之遠如在几牖重民食而核倉囷裕邊餉而籌儲蓄

夙夜警惕耳至於悠悠物論從不計及也

臣等二字可謂猶有自知之明若以揚名時之詐偽而

訓諭諄諄周詳切至臣等惟有恪遵力勉以期尺寸裨

欲敬迓補敬迓

天和感應之理不協矣年來雲省豐稔幸賴鄂爾泰李衛

之忠誠所召致耳實與揚名時無涉乃大言不慚云有

天和上紓

宵旰謹繕摺恭報伏乞

尺寸之補清夜捫心寧不赧然

睿鑒謹

奏

覽奏為汝抱愧良多

同日又

奏為恭報辦理銅鹽課項仰祈

楊名時猶覥然人面言及銅鹽課項耶

睿鑒事臣查滇省鹽課及銀銅廠課攸關兵餉鹽政歷年以來遵

恐未必如楊名時所薦之科甲中人物

旨清釐章程漸備鹽道劉業長自雍正四年十月到任於鹽務甚為明晰操守廉潔可稱盡職之員銀銅二廠臣自康熙六十年正月到巡撫任後見銀廠自五十八九年約各缺額課三萬數千餘兩銅廠則獲有餘利銀課現虧若私收銅利此心何以自

可謂氷清玉潔

勸勉者何官所辨者何事

安臣自此絕不取廠規勸勉各官實心辨課若有

亦不過焦頭爛額之功耳何足沾沾自詡
缺額以臣衙門鹽規等銀兩捐攢補足臣共捐補
節年缺課銀二萬五千一百八十兩係臣整飭鹽
務之始自雍正元年臣等遵
非李衛來滇揚名時能如此料理乎掠他人之美以為
旨查奏銅鹽議以鹽規歸公銀兩內撥補銀廠缺課奏
已功鬼神之所惡也慎之　此亦豈揚名時所薦科甲
旨准行糧道張允隨歷年管理廠務調劑得宜力除廠
中之人乎
弊銀廠缺課漸少又各銅廠課息於遵
旨查奏銅斤案內
奏明每年可辦獲銅一百餘萬斤約可獲息銀二萬

凡此皆鄂爾泰清釐積弊之效公然自認而不怍即云年邁昏憒亦何至於此

餘兩雍正四年分銅礦頗旺辦獲銅二百一十五萬斤息可倍增今年永興銅礦更旺又可逾於常額以少資邊餉茲屆雍正四年分各項錢糧奏銷之期謹將辦足情形據實奏

殊為可笑

聞伏乞

睿鑒臣謹

奏

披閱之間詭譎盈紙殊無忸怩不解具何等面皮也

雍正五年九月二十日署理雲南廵撫臣楊名時

謹

奏為滇省秋成豐稔仰慰

聖懷事欽惟我

皇上

仁育萬方

孝先天下

耕耤重農自九州以及邊徼莫不奉行恐後兹當萬

實告成之日慶集豐穰東西兩迤各郡高原下隰
百穀齊登為數年来所罕見又雙穗兩岐及三穗
四穗者生於耤田民田自省城及大理永昌諸郡
相接詳報而臨安府建水州已經收穫之禾其根
復生苗吐穗結實竟得兩熟尤為從来未有八月
以至霜降節中天氣晴明場功計日可畢皆我
皇上敬
天勤民名和錫福之所致也理合繕摺奏

聞臣謹

奏

感召

天和非朕薄德可幾實由鄂爾泰忠誠昭格之所致也

同日又

奏為欽承

聖誨開諭微臣感激難名恭陳謝悃懇祈

睿鑒事竊臣前具摺

奏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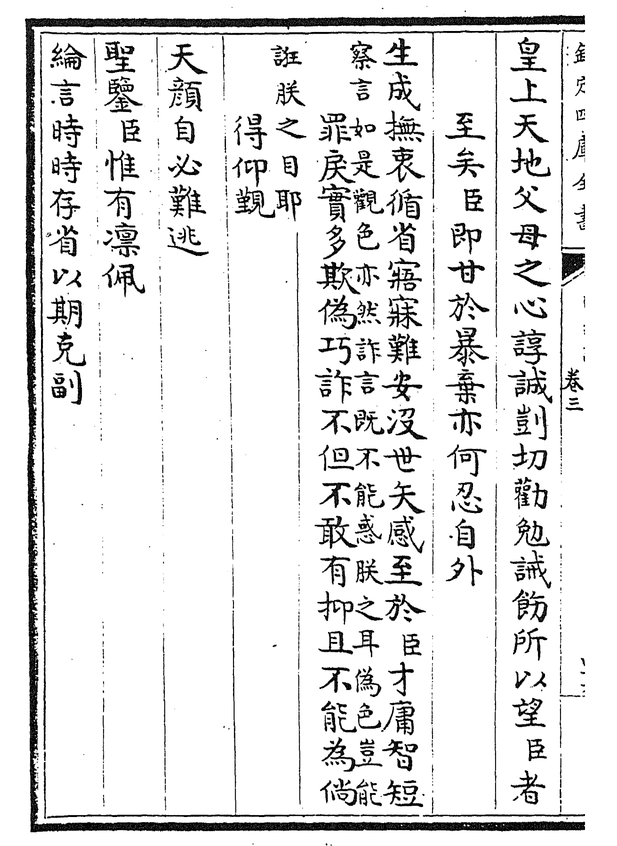
恩賜

御書魏徵十思疏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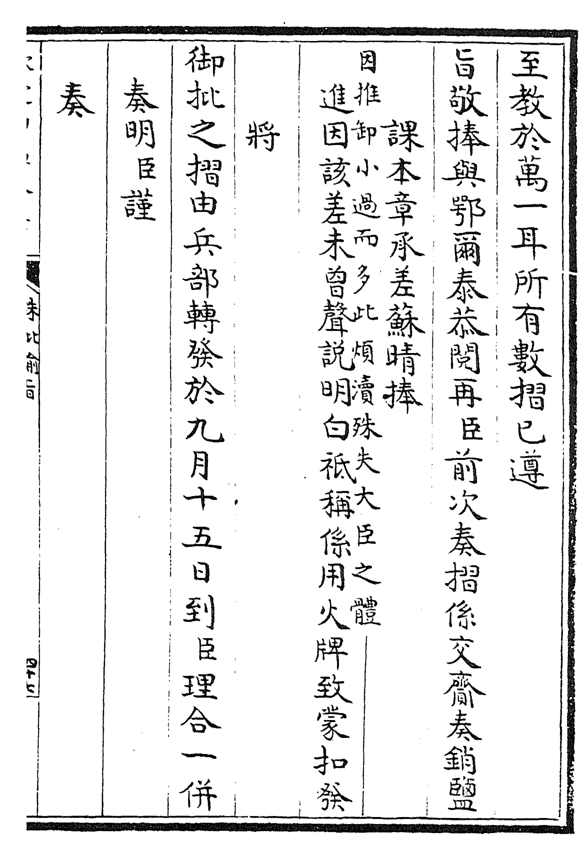
皇上硃批以吏治勉臣臣不勝感愧當即恭摺不愧洵非人面感則又非人情即此感之一字非詐偽而何

奏謝伏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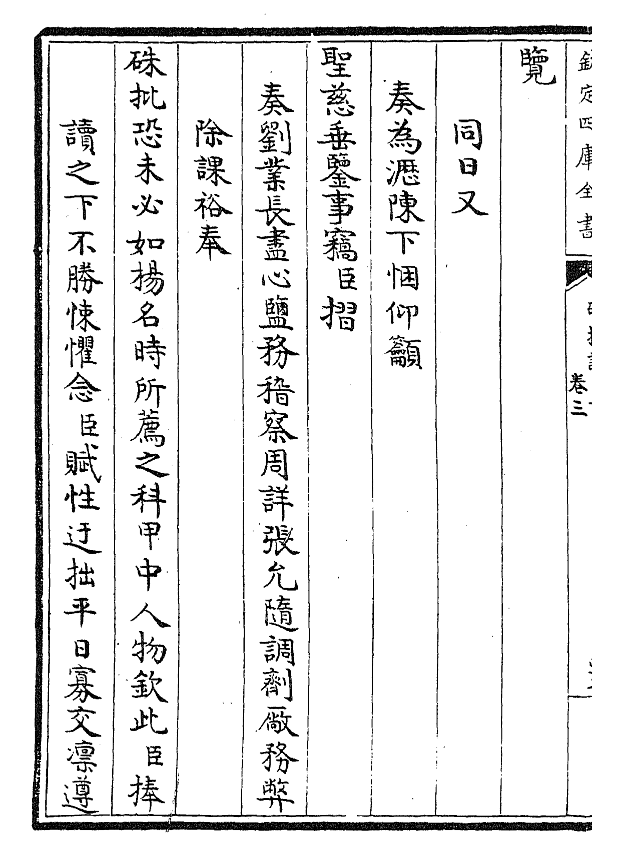
皇上硃批此奏若出於至誠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未為晚也否則仍屬無益耳將此數摺批諭與鄂爾泰看欽此臣捧讀叩頭仰見我



皇上天地父母之心諄誠剴切勸勉誡飭所以望臣者
至矣臣即甘於暴棄亦何忍自外
生成撫衷循省寤寐難安沒世矢感至於臣才庸智短
察言如是觀色亦然詐言既不能惑朕之耳偽色豈能
罪戾實多欺偽巧詐不但不敢有抑且不能為倘
誑朕之目耶
得仰覲
天顏自必難逃
聖鑒臣惟有凛佩
綸言時時存省以期克副



至教於萬一耳所有數摺已遵
旨敬捧與鄂爾泰恭閱再臣前次奏摺係交齎奏銷鹽
課本章承差蘇晴捧
進因該差未曾聲說明白祇稱係用火牌致蒙扣發
因推卸小過而多此煩瀆殊失大臣之體
將
御批之摺由兵部轉發於九月十五日到臣理合一併
奏明臣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為瀝陳下悃仰籲

聖慈垂鑒事竊臣摺

奏劉業長盡心鹽務稽察周詳張允隨調劑厰務弊

除課裕奉

硃批恐未必如揚名時所薦之科甲中人物欽此臣捧

讀之下不勝悚懼念臣賦性迂拙平日寡交凛遵

試返躬內省忍書此語以陳於君父之前矛是即大欺
明旨兢兢自守惟恐犯朋黨之戒致悖羣而不黨周而
大偽大巧大詐負朕期望自棄自外莫斯為甚
不比之訓在仕途數十年自同儕以及屬員從不
敢分別出身有心異視每見科甲中頗多匪流異
途中不少才俊我
皇上因材器使立賢無方何嘗有分門別類之見即如
近代先儒無過程朱程子不應科目朱子論科舉
之弊嘗云且令士子讀些書三十年後恐有人出
昧心悖理之言銜口而出實不勝分析指摘也
意亦欲暫停科目也臣於人從不敢因其科目而

知人不難公則明矣駁人亦
易誠重之因其非科目而輕之但自愧無知人之明并
即術也但非欺偽巧詐輩所能窺測於萬一
若然乏駁人之術每為人所欺蔽遂致事近欺蒙臣實
則昏愚之至全無自知之明是所謂中人以下不
自訟自悔實不敢先存成見懷挾私心伏求
可以語上也朕日前訓諭殊屬可惜
皇上憐察再辦銀銅廠務之事臣雖自將缺課墊補足
顏然經理無能計出至拙至下若李衛於辦理鹽
因人所共知天下
課實為幹濟臣自知遠不能及此皆人所共知第
朕旨為公論未聞已不正而能正人者先攻
始服臣性魯拙見李衛氣質不好處每直言相勸相規
自疵良已然後往治他疵則人惟恐其莫我治矣
盡臣之心實欲其去小疵而成大醇無負我

皇上玉成至意李衛之諒臣汝與否臣朕亦不計臣知李衛若稍有私意芥蔕何以仰對

聖君臣蒙

恩反覆

瑣瑣何妨其餘無一字之實故覺可厭耳

開諭輒敢瑣瑣自陳上瀆

天聽伏乞

聖慈照察臣不勝屏營戰慄之至臣謹

奏

覽

硃批諭旨卷三